

【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】

主编 刘俊林 著 刘友竹

丹梯幽意

——关于李白、苏轼与青城山研究

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

【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】

主编 刘俊林 著 刘友竹

丹梯幽意

——关于李白、苏轼与青城山研究

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丹梯幽意: 关于李白、苏轼与青城山研究 / 刘俊林 主编,
刘友竹 著. — 成都: 巴蜀书社, 2007. 2
(都江堰与西蜀文明书系)
ISBN 7—80659—930—4

I. 丹... II. ①刘... ②刘... III. ①李白 (701~762) — 人物研究—文集 ②苏轼 (1036~1101) — 人物研究—文集 ③青城山—研究—文集 IV. K825.6-53 K928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9069 号

丹 梯 幽 意

刘 俊 林 主 编
刘 友 竹 著

责任编辑	陈 红
封面设计	何 勃
出版发行	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槐树街 2 号) 巴 蜀 书 社
电 话	发行部 (028) 86259422 (028) 86259423 总编室 (028) 86259397 编辑部 (028) 86259436
邮 编	610031
网 址	http://www.bsbook.com
制 版	小陈工作室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四川大学印刷厂
成品尺寸	204mm × 140mm
印 张	7.5
字 数	180 千
版 次	2007 年 9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7—80659—930—4/K · 181
总 定 价	260.00 元 (共 12 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。电话: (028) 85412411

《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》书系

编委会名单

编辑单位：中共都江堰市委

都江堰市人民政府

承编单位：中共都江堰市委宣传部

主 编：刘俊林

执行主编：森 林

总 策 划：高润川

执行副主编：陈扬杰

副 主 编：徐守光 严代雄 马学锋

编 委：刘俊林 森 林 高润川

陈扬杰 徐守光 严代雄

马学锋 唐玉祥 赵 武

蒲建雄 王爱君 张武萌

李孝康 苟子平 李晓明

彭华强 曾正伢 朱 锐

编 著：刘友竹

《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》书系书目

- ◎ 《玉垒金声》
——名人眼里的都江堰·诗歌卷珍藏版
- ◎ 《行云长歌》
——名人眼里的都江堰·散文卷珍藏版
- ◎ 《联苑信步》
——名人眼里的都江堰·楹联卷珍藏版
- ◎ 《望娘滩头》
——都江堰神话传说与民间掌故精选
- 《丹梯幽意》
——关于李白、苏轼与青城山研究
- ◎ 《江源文明》
——大禹文化与江源文明研讨会论文集
- ◎ 《履迹深深》
——历代流寓都江堰名人传
- ◎ 《一方水土》
——都江堰名人传
- ◎ 《仙源故乡》
——首届道源文化与都江堰学术论坛论文集
- ◎ 《灌阳风情》
——老灌县风情
- ◎ 《古堰撷英》
——都江堰市的全国之最
- ◎ 《魅力解读》
——热爱都江堰的 100 个理由

《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》书系

编委会名单

编辑单位：中共都江堰市委
 都江堰市人民政府
承编单位：中共都江堰市委宣传部

主 编：刘俊林

执行主编：森 林

总 策 划：高润川

执行副主编：陈扬杰

副 主 编：徐守光 严代雄 马学锋

编 委：刘俊林 森 林 高润川

 陈扬杰 徐守光 严代雄

 马学锋 唐玉祥 赵 武

 蒲建雄 王爱君 张武萌

 李孝康 荀子平 李晓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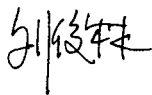
 彭华强 曾正伢 朱 锐

编 著：刘友竹

序一

山水的情怀

——《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》书系序



“锦江春色来天地，玉垒浮云变古今”。诗圣杜甫站在玉垒山头的仰天长歌，裂云崩石，震穿了迢遥的历史，从古老的唐朝，一直响彻至今。

灯下翻阅厚厚的一叠《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》书系文稿，我就立刻想起了大诗人杜甫的这一千古名句。是呵！时序轮回，沧海桑田，一千多年后的今天，诗圣咏叹的春色依然沿着古堰之源涌向成都，而玉垒浮云却彻底旋转了历史和人类的目光：今天的都江堰已经成为世界的都江堰。

由此，我想到了脚下这条因李冰创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千古辉煌的岷江，她滋润巴蜀文明，造就天府之国。并且总是在血与火的历史转折关头，抚慰着民族的创伤，滋润着干渴的生灵。水只是这条河流恣意汪洋的外形，文化的涵养才是它生生不息的灵魂。所以有人说：这是一条灌溉了中华民族的河流。

都江堰市因山清水秀而名，因文化浩瀚而重。自古以来，便是文人墨客、名流高士神往之处。因为有了青城山与都江

堰，才有了史家司马迁、班固秉笔而书的温润文字；才有了诗人李白“天回玉垒作长安”，苏轼“夜渡绳桥看伏龙”的深情吟咏；才有了诗人杜甫“不唾青城地”，范成大“年年来激西江水”的川行华章；才有了书法大家于右任“曾经玉垒关前望”，谢无量“九株松下问行藏”的翰墨情缘；才有了美术大师黄宾虹“青城坐雨乾坤大”，张大千“平生梦结青城宅”的浓浓画意；才有了郑板桥“扫来竹叶烹茶叶”，顾颉刚“青苍滴秀万千树”的联林妙语……因为有了青城山与都江堰，这座城市才有了最佳中国魅力城市、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、全国历史文化名城、全国文化先进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、全国人居环境范例城市等一顶顶光芒四射的桂冠。

长路迢迢，以待后人。先人如水的文化传薪，又接力棒般传到了我们手里。面对历史为我们留下的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，应该怎样挖掘、梳理和展示都江堰丰厚的文化内涵？怎样延续流淌了千年的文化之河？怎样传递中华传统文明的烛火？怎样保护珍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？这些理所当然地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完成的课题。

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脊梁，是一座城市的灵魂。建设文明、和谐的都江堰市离不开文化的支撑，要建成“最佳人居环境和最佳创业环境的四川经济强市和全国文化强市”的奋斗目标同样离不开文化的支撑。社会发展到今天，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，沿着江源文明的走向，系统而充分地挖掘、梳理、弘扬与展示我市的文化内涵，便成了我们一种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。编辑出版《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》书系便是我市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，它将为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起到切实有效的铺垫作用。

《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》书系编委会在汲取多位学者和专家

成果的基础上，又投入了大量精力，或条理旧史于斗室，或采撷博闻于山野，或查阅典籍于书海，或勘校求证于名家，两易寒暑，《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》书系12册始得编撰而成。书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、史料性和收藏性，是全面深入了解我市的一套“文化指南”、“历史宝典”。

大象无形，大美不言，利万物而不争的都江堰与青城山犹如一对智慧双眼，朗照大地，灵动千年，让多少迷茫的思想豁然开朗，让多少干涸的文思爆发泉涌，让多少疲惫的行者在山水之间重新焕发勃勃生机。我们也希望本书对读者诸君有所助，让读者诸君有所获。

是为序。

2006年8月18日

刘俊林 中共都江堰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。

序二

天地截作神仙乡

——《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》书系序

谭继和

西蜀文明是伴水而生的文化，都江堰是文化伴生的源泉。都江堰总束岷江（古称“江源”），以水利殖养蜀国，是成都城市文明和西蜀江源文明诞生和生长的摇篮。作为特定区域的文明，有它特定的思维定势和特定形象的文化想象力，因之而在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生产力上表现出特定的地域特征。西蜀江源文明表现出的思维定势是什么？文化想象力是什么形象？我以为是以仙化为特征的发散性百科型思维，是以羽人飞仙为特殊形象的浪漫幻化的文化想象力。这两者是西蜀文明的内涵，也是今天都江堰市文化的内涵。

清人陈桂林《青城杂诗》云：“神仙都会犹余事，知与岷峨秀两川。”在他看来，青城山不只是五代大道士杜光庭称赞的“乃神仙都会之府”，更有秀润两川，养育西蜀文明的巨大作用。因此，应该说“神仙都会”是今天都江堰市优良人居环境的文化特征。清人张怀溥《游灌口有怀青城》云：“是中岂无飞仙人，一直峰头控飞鹤。”也应该说，以鹤化飞仙为核心形象的仙道文化是今天都江堰市文化的历史底蕴。宋人白逊

《游青城山诗》云：“青城山中云茫茫，天地截作神仙乡。”还是应该说，仙源故乡实是今日都江堰市文化的第一品牌。

除了青城山以外，还有个都江堰，也是今日都江堰市文化的第一品牌。两个并列第一，自古看法如此，非独今日始然。今天的都江堰市是个新名，历史上曾因境内有青城山而得名“青城郡”。历史上又曾因“蜀郡太守李冰堰流以灌平陆，因名灌口”，南北朝后魏时首建灌口镇。因灌口镇而得名“灌口郡”，唐末改名灌州，后又称为灌县，以示灌溉为母之意。最有趣的是，王莽曾改名“导江郡”，“取禹贡岷山导江之义”。大禹治九州是从岷山导江开始的。岷江是最早开发水利、孕育文明的地方，故又被称为“江源”。岷江流域的文化，即可称为“江源文明”，都是以导江为本源，故“导江郡”一名，倒是数典而未忘其祖。从郡名始终不离这一山一水来看，都江堰与青城山倒是相依相成。都江堰市背负岷山，中分岷江，东岷为龙门山系，西岷为邛崃山系，再加“灌口水分开沃野”，这样的风水形胜构成今日都江堰市“山水相依”的城市特色。这是既不同于江南水乡，又不同于巴山山乡的特色城市。“山水相依”不仅是都江堰市的特色，也是江源区域城市的特征。由此看来，说都江堰市是江源文明的始源，也不为过。其实，古人早有读山、读水之说。读山指青城山，读水指岷江水。蜀汉时大学者秦宓说：“江淮河济四渎，江为之首。”《宋本方輿胜览》据此称岷江“泉源为四渎之首”。渎即初生、初始之义。蜀山为独（即渎），岷水为渎，初生之牛为犊，阅书为读，初制木匠为椽，初次交易为赎，皆从初生初始的本义引申而造字。岷山又称汶山、蒙山，又在初始之义上加了迷蒙、蒙昧的含义。从文化学意义上考察，初始迷蒙最容易发生若仙若幻的传说，这就是仙化思维所以发生的原因了。江渎祠的江渎神就是仙化的产物，成都的江渎祠和岷江的第一神就是从都江

堰产生的。李冰除了幻化为江神的故事以外，还有“隐居岷峨，与鬼谷友”的仙道传说（《历代都江堰功小传》），更不用说，唐代诗仙李白“隐居于岷山之阳”，巢居以学仙的事迹了。所以，“仙”字实是都江堰文化内涵的正解。

再追溯其源，都江堰是古鱼凫国地（《宋本方輿胜览》），“鱼凫治在导江县”（宋人《成都古今记》）。鱼凫等蜀王仙化的传说很早。早在西汉扬雄的《蜀王本纪》里就有记载，蚕丛、柏灌、鱼凫“此三代皆神化不死”，“皆得仙道”。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，开明上天成为开明兽，皆是仙化故事，这是蜀人仙化想象力的真实记载。仙字古写为仟，仟与迁二字同源。仙化就是迁化，迁来迁去，引起羽化飞升的浪漫想象，就成了仙。迁徙的活动被称为“迁”，迁徙的人则被称为“仙”，蜀人的仙化思维就是这么来的。蜀人仙化的文化代表是司马相如的《大人赋》，“言神仙之事”，汉武帝读了这篇赋竟然飘飘欲仙。后来道教借用这个“仙”字，构成“神仙”一词，仍含有迁徙变化之义，但被提升为羽化升仙的幻化境界。张陵选择鹤鸣山修持学道，青城山创教传道，是因为“蜀人多纯厚，易教化，且多名山”。换句话说，是因为蜀地早有名山仙学的渊源，经张道陵的点化和提升，仙学遂成为蜀文化的主要特征，青城山则成为昆仑仙宗的传道中心，与东部沿海的“蓬莱仙宗”是两个不同的系统。成都的仙游文化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。

从考古文化看，早在三星堆青铜器中就有人身鸟足，人面鸟身的形象，还有不少鹰头杜鹃的形象，特别是突出特大羽翅的飞鸟形象。在金沙遗址出土的类似良渚文化遗物的玉琮上，刻有戴羽冠，身上长双翼的羽人线刻像，这是特别奇异的。应该说，三千年前，早在殷墟时期，蜀人就表现了羽人飞仙的思想，这是蜀仙道最早的起源处。考古上的蜀凤鸟文化，特别是

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形象，表现像飞鸟一样追求自由和光明的精神，这些都可以看出蜀人的文化创造力，多用在仙化和幻化方面。用今天的术语讲，就叫做蜀人多浪漫主义，多球型思维，想象力和联想性丰富。所以，从司马相如、扬雄到陈子昂、李白、苏轼、杨升庵、张问陶、李调元直到郭沫若这些西蜀籍的“文章冠天下”的文化巨人，都是富于浪漫主义的发散性球型天才，其渊源就在蜀人的仙化思维模式里。而岷山岷江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穴处。

我想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，这座山水相依的神仙都会，才成为历代众多骚人墨客、仙道禅家、重臣名士、帝王贵宦游历、关注、眷恋的地方。它就像一本打开就不想合上的书。要认清它的性格，就要读懂它的山山水水。要把握它的神髓，就要善于融入其中，领悟其中物我相谐的感觉，由兹体验到物我相融直至物我两忘的神仙境界，这就应该是仙化思维的灵感到来的时候了。写《蜀山剑侠传》的还珠楼主（李寿民）是蜀人，金庸的武侠小说实受他的启迪，只不过金庸先生从来讳言。还珠楼主在《青城十九侠》中说：“西蜀本来是一个神秘之国。”当地的民间传说和种种仙灵遗迹给了他灵感，写出了神仙剑侠、奇人异士种种。这就是仙化的想象力变为文化创造力的实证。沿此轨迹发展下去，只要善于继承和利用西蜀仙化思维的传说，今日的都江堰市发展文化产业，难道这种文化创造力还变不成巨大的文化生产力么？难道还生发不出浪漫奇诡的种种创意产业来么？我想，这就是这套《都江堰与西蜀文明》丛书编纂的目的，故乐为之序，略呈读者诸君，是否清览，随便随便。

谭继和 当代著名学者、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。

序三

《丹梯幽意》序

钟树梁

绿云楼主人、诗人刘友竹先生将出版他的关于李白、苏轼与青城山的研究成果，定书名为《丹梯幽意》，嘱序于我。我对此一大课题，素来感到重要，但是全未探索过。读了友竹此书的《前言》及若干篇论著才渐多了解，终至信服其文而更景仰其人。

作者在四十年前（1964）第一次游青城山已是爱山，忆古，考地志，钻古今有关书籍，多问多思，多所感触与发现。好似《桃花源记》中的渔人见到山有小口“仿佛若有光”之际，便欲穷其究竟。“初极狭，才通人”，经历许多岁月，终至“豁然开朗”，别有洞天。对李白与青城山关系的掌握是如此，对苏轼也是如此。读刘君此书同历其研究历程，受到启发，也多所思考，亦一快事。

关于李白，“匡山”是一个难点。古今论者，大别有二：一是匡山即是江西的匡庐，即庐山；一是匡山乃在四川彰明。或者两存其说。杜甫《不见》诗：“匡山读书处，头白早归来。”论者与注家亦莫衷一是。犹忆前世纪80年代初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师生共同选注《杜甫诗选》一册，我曾与该书定稿人殷孟伦教授在成都相见，问以《不见》诗。

殷先生以为对此诗末联之注于“匡山”仍存二说，尚待深研。他说：“现在只好如此。”其后三年，又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邓魁英、聂石樵选注的《杜甫选集》仍从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而非匡庐之说。又经二十年始看到友竹先生文，考证最为详晰，解说亦更完备。对杜诗中“归来”二字所产生的歧义也作了合理的疏说。其实清末学者郭曾忻所著《读杜札记》其“匡山读书处，头白早归来”条已对之作作了较为详备的长篇引证、辨析与论定。认为杜诗此句“匡山”，“断指浔阳之匡庐”，并云：“今按《全蜀总志》，‘龙安府江油县有大匡山，在县治西三十里……岂修志者亦因《彰明遗事》而附会欤？’”今日友竹所写诸文，全面周到，不蔓不枝，应是学术研究的新成果，观者自能识之。作者循此继进，论证“李白读书台”在青城山，李白曾隐读于青城山，乃顺理成章之事。

作者对于苏东坡与青城山的研究，由问题的提出到结论的得出也经历了不少岁月。客观历史逐渐从探索中明晰显现，并导引研究工作逐层深入与发展，才能够了解更全面和知其所以然。由《望坡岩上望东坡》发轫，以张俞（见《张俞与望坡岩》）为启蒙导师，在研究过程中每有会意和收获，“并没有到此止步”（作者的话），明确了几个关键问题，锲而不舍，为山九仞，四面合围，不亏一簣，作出了足以自信而又信于人的判断。我想到古老的《中庸》其第二十一章上所说的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。也就是做学问、研究问题的必经之路和有效历程。首先是要博学，治学者必多读书，多方探求，多请问于人（友竹君就是在“两星”与青城的问题上以所惑请问于民间，得到启发）。慎思明辨，多下工夫，反复探求，不容侥幸，更不能不从正道，也要有“独立的精神，自由的思想”。功夫做到家，“夫惟捷径以窘步”。

治学问理智要冷，感情要热。这种热，是由于一个人的为人处世，对国对民，对亲人对师友也都是一致的。与刘君交往多年，深知其热肠古道，乐于助人。例如他为重庆凌文远老诗人整理其《望海楼诗存》并写长序，多中肯綮。继又为成都李高平老诗人整理、出版其遗集，并作序，都是尽心尽力。我深有感于此，曾作《金缕曲》词记其事。有句云“不负风骚不负友”。老诗友王淡芳君，今年元旦凌晨在医院逝世，王君自知不起，整理其稿件事早有托于友竹。除夕前日，刘临病榻视其疾，再受托付，面交篇什，并商量其事，托以编辑其《雪邨存稿》并作序，谈心良久，俨如弥留托孤。昔人云：“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；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。”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想，刘君之于太白、东坡，也无异于对其师友，“怅望千秋一洒泪”，务欲尽心尽力，求其与青城名山之“究竟”。久要（平）不忘，如有盟约，必尽责任，庶可心安。此真足以风世也。

在此文的末尾我还想提出两点希望。一是希望有关领导方面，能召开一个小型研究会。对李白、苏轼与青城山的研究课题、对刘友竹先生的研究成果，展开学术讨论，以便集思广益，或查遗补阙，或启发新议，也弘扬“二百”方针，促进学术发展。二是希望有关领导方面，如重视、同意此一研究成果而欲在青城山有相应的设施。我的拙见则希望务必不要铺张，耗费人民血汗钱，也为太白、东坡所必不喜，如其在天有灵的话。因此类事情，已早见于舆论的合理批评。如果为了弘扬历史文化，亦为名山增色，那么，一片石，也可表；几丛竹，便生风。多点草野气息，少点楼阁屏障，则更好。

钟树梁：当代著名学者、诗人，四川省杜甫研究学会名誉会长。

前言

刘友竹

我生长在重庆，后又长期在重庆工作，虽对作为我国道教仙山、川西名胜的青城山闻名已久，但却无缘亲历，唯有心存仰慕而已。1964 年秋，因赴成都开会，才有机会第一次登青城山，得偿夙愿。当时对青城山的幽姿秀色、仙风神韵极为陶醉，不能不大加赞赏。归途中曾口占《忆江南》四阙，向同游者朗诵。可惜此作连同其他诗稿均已毁于十年浩劫，现在只记得其中两句：“呼应亭边红日近，丈人山下彩云浮。”这一联后经改动又用于 1992 年《上清宫远眺》：“呼应亭高红日近，戴天山峻绿云浓。”

但是，当时只咏及青城山的自然景观，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奉调来成都工作，才逐渐获知并关注这座仙山的人文底蕴。从我历年咏青城山的五十余首诗词中可以窥见我从事李白、苏轼与青城山研究的心路历程。我从《青城山志》等有关史志中得知青城山有张俞期盼东坡归来的“望坡岩”，因作短文《望坡岩上望东坡》，发表于 1985 年 4 月 16 日《四川工人报》。在这篇短文中我列举苏轼的若干诗词后指出，东坡对青城山有着深深的眷恋，“那么，当他身处逆境的时候，张俞频繁地登岩远眺，急切地盼望他平安归来，就是情理之中的事